

我国驻在世界各地的外交官们曾经历过不少大场面,也有身边的许多小故事,希望他们笔下的故事有助于《北京青年报》的热心读者了解中外文化的差异性。

王殊 外交笔会会长、外交部原副部长

总理府门口不见岗哨,大家像是经过普通百姓家的门口一样随意。

外交官见闻 张兵 前驻瑞典、加拿大、新西兰外交官

作者和她的丈夫



街坊总干预我家事

总领馆后院有一块很大的空地,既没有种草,也没有树木。几个馆员找办公室商量,是否可以把它开出来种点菜,大家都觉得是好主意。因为加拿大的蔬菜很贵,有些国内的蔬菜在那里根本买不到。于是,我们便利用业余时间开荒种菜,有白菜籽、黄瓜籽、茄子籽等,随后是培土、浇水。过了不久,种子发芽了。大家像欣赏自己的画作一样,每天到菜地里看三四次,乐此不疲。

忽一日,东北来的小徐建议,应往菜地上点有机肥,以促使菜苗生长。大家没有反对,小徐便干起来,果然有效。

一斤的白色小木屋,房东是印度裔的新西兰人。

当我们见到琼的丈夫——一位邮差时,问及修剪草,他的脸刷地一下红了,忙解释说:社区规定必须按时修剪,如草地荒芜,就要问责,轻则受批评,重则罚款。如果居民不将自家庭院收拾整洁,就会影响社区整体形象。我们了解情况后,又惭愧又感激地说,谢谢他的帮助,希望能给他一些酬金。他的表情一下子严肃起来说:“我没有和你们打招呼就这样做了,很不礼貌,应该向你们道歉,怎么还能收你们的钱呢?”我们无言以对,只是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谢谢!谢谢!”

在中国驻新西兰使馆工作期间,我们住在下哈特布拉塞尔街51号,因靠街角,视野很开阔。街角的49号住户正在出售家里多余物品,准备搬迁。

数天后,几位社区服务人员登门征询意见。因该社区尚欠一座儿童保健中心,他们想租49号房做该用途。我们是非常驻人口,那栋房子做什么用,似乎

与我们关系不大,于是便签字同意。事后知道,附近有几户老年人提出异议,担心车马可能多起来,孩子会哭闹,担心有传染病。既然有人不同意,49号住房做儿童保健中心的动议便被搁浅了。社区法规,凡在居民区内设置公共设施,必须征得附近居民一致的意见才行。

常有留学生来我家聚会。见草和树该修剪了,他们就帮忙修剪,然后用使馆的大黑塑料袋装上,摆在院门口,等到第二天,清洁工并未拉走。询问邻居,方知我们一没有交清洁费,二没有购买人家的垃圾袋,对不起,这些垃圾需自己处理。

新西兰总理府位于格林莫尔(Glenmore Street)大街,同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处于同一条街同一侧,相隔不过二三百米。一次经过总理府门口,只见宅门大开,在门旁一侧的墙壁上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总理府,非公莫入”的英文字,门口不见一岗一哨,这安全吗?

后来知道,新西兰只有两处供人居住的公房,一处是总督府,另一处是总理府。供现任的全国一、二号人物居住。一旦任满或被撤职,就得卷铺盖走人。

总理喜欢早晨散步,我们使馆的人都是夜猫子。早晨起不来。原来使馆文化处的邱先生很幸运,有一次他陪国内代表团到总理府门口,总理伯尔格误以为他请的客人到了,赶紧迎到门口。他发现误会了,但也不好意思掉头就走,于是同他们聊起了家常。还有一次,邱先生在画展上遇到了前总理朗伊,当邱先生自我介绍并提到原来同他是老邻居时,朗伊开怀大笑说:“甭提了,那都是老皇历了。”

我在新西兰的那几年常经过总理府门前,从未见人喧哗,也未见人滞留、围观,大家好像是经过普通百姓家的门口一样随意。

邻居琼的房屋和草地

供图/张兵

美国警察的循规蹈矩,大都出于保护普通人和行人的基本利益和人身安全。

环球掠影

夏日清泉 出差旅游)

美国交警“死脑筋”

我去美国出差和旅行期间,对于美国警察的友善和循规蹈矩,都留下了良好而愉快的印象。

第一次是在拉斯维加斯的一个赌场里,我玩儿老虎机居然赢了960面值25美分(quarter)的硬币,折合240美元。于是,我带着满满几个圆桶的quarters去柜台换成美元纸币,不料却因为长着一张娃娃脸而受到了几个柜员的质疑。他们知道我是个外国人,就要求检查我的护照,我声称自己没有随身携带护照。随后,两位美国警察微笑着走上前来,耐心地请我按规定出示绿卡或护照,以便证实我已年满21岁。当时我把护照放在旅箱了,哭笑不得的我在情急之中向他们出示了我女儿的照片,可还是不奏效,他们说这并不能证实我的真实年龄。他们和善地摇着头,不断解释着美国政府的有关规定,丝毫没有通融的意思。无奈,我只好无功而返。在赌场里找到一个貌似比我成熟的女同事前去兑换硬币,才算解决了这个尴尬的问题。看来,美国警察真是够“死脑筋”的了。说得客观一些,就是非常坚持原则。

我姐姐家住旧金山的“金门公园”附近,我们会带着我的外甥女去那里散步。“金门公园”很大,当中穿插着许多路口,时常有汽车通行,姐姐推着儿童车,我则走在旁边。一次,当我们走过路口的时候,有一辆私人轿车快速地从街面而来,我们只好停在路中央,等待他先开过去。这时,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警察截住了那

个开车的男人,责令他接受罚单。原来,车辆应该礼让行人,尤其是带小孩的行人,那个男人因此而受到了罚款和警告。我当时特别惊讶,姐姐说,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一两次,美国交警通常骑着大马在偌大的“金门公园”里全天候来回巡逻,遇到车辆不礼让行人的问题,一定会当场解决。于是,我们微笑着和那位“高高在上”的交警告别,带着满心的感谢。

二姐夫每天开车去邮局上班,需要穿过“金门公园”里的几条街道。有一次,他垂头丧气地回到家,告诉我们他不幸被交警抓到在一个拐弯的stop(“停车”)标志处没有真正停下来,只是用脚踩了一下刹车,立即被当场罚款200美元,还被责令去学习整整三天的交规。从此,姐夫再也不敢带着侥幸心理开车了。嘿,我们出门时总要经过很多有红绿灯的路口,行人通行前可以先按一下路口的一个“行人通行”指示按钮,待绿灯亮了之后方可通行。有好多次,我带着女儿去对面的海滩玩耍,都会在路口等绿灯时被正要通行的私家车主点头示意我们先行通过马路。女儿禁不住夸奖起美国的司机了,她常说:“美国的司机真好,他们总是让我们行人先过马路,我过马路时一点儿也不害怕了。”比起在国内处处需要提心吊胆过马路的经历来,我们确实轻松惬意了很多。

看来,美国警察的循规蹈矩,大都出于保护普通人和行人的基本利益和人身安全。我想,如果我们的社会也能如此坚持必要的原则,大家的出行和日常生活就会更为愉快和安全了。

他们做饭比较像麦当劳,一般就是汉堡包、美国玉米饼和炸鸡,但也是在家里自己做了吃。

洋眼看中国

Derrick(美国人,留学中国)

谁说我们天天吃香喝辣?

英语里有一句谚语,意思是:邻居的草总是更绿的。我们看到别人的生活,很容易把它浪漫化。而美国的电视剧和电影使这个问题更加恶化。电视中的那些整天都是无忧无虑的,只有某些小小的麻烦。但是,现实世界的生活不是这个样子。电视剧里描绘的生活就好比是在做梦,在梦中寻找一个桃花源。

其实,普通美国人的生活跟普通中国人的差不多。比如,每天上班8个小时到10个小时左右,甚至有一些人每天工作14个小时。即使是这样,每个月他们查看自己的收支状况的时候,还是感觉特别气馁:他们努力工作可还是没有攒下什么钱。为什么呢?跟这儿的情况一样。大多数的人并没有那么多钱,没有那么多富裕,每月收入大部分用来支付各种生活开销。虽然每年各种数据报告会说人均收入在上升,但普通人并不能切实感觉到这种变化。

经常有中国朋友问我,美国人都吃什么饭?是不是就是去麦当劳和肯德基?其实在美国即使是这样的快餐也是比较贵的。平常的时候,人们会在家做饭,如果没有时间做饭,人们会去买来吃,或者从超市买成品的。很多的时候为了做饭省时间,我们去超市买半成品,回家炒一炒烤一烤。在一些特别的日子,人们也会到外面的饭馆吃晚饭——但大多数饭馆除了晚上,其他时间都很冷清,不像北京这里的饭馆——什么时

候都是热热闹闹的。

其实,除了炸薯片以外,我家不喜欢吃美式快餐。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所以人们的饮食习惯差异也很大。比如我的曾祖父在20世纪初来到美国,那个时候正是移民美国的高峰,虽然父母和我这两代人都出生在美国,我们还是喜欢吃家乡菜,特别是自己做的家常菜——既经济也比较干净,而且更健康。不仅是我家,很多美国的家庭都是这样。他们做饭比较像麦当劳,一般就是汉堡包、美国玉米饼和炸鸡,但也是在家里自己做了吃。

每到周日,美国的报纸会有一个周末版,上面有很多优惠券或类似的东西。一家人一起看报纸,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然后剪下那个优惠券去买。在美国,一般商店不让你讨价还价,买一斤苹果是3美元,两斤是6美元,即使买多了也不会便宜——因为商家都用现金出纳机,每种东西的价格是固定的,不可能随便降价。在农村有一些地方买东西可以讨价还价,但是在城里不行。

总而言之,美国普通人和中国人的生活是一样的,也要为工作忙碌,为生活精打细算。如果中国人相信电视剧或电影中描绘的生活就是美国人过日子的话,那么是不是在外国的脑海中,中国人都应该是身着长袍,能够在空中飞来飞去的武林高手呢?



周围的学生比他更爱发表自己的想法和看法,老师喜欢开朗直率的学生。

东听西记

口述/红霓 出差旅游) 整理/小折腾

“校长,为何不见中国国旗”

儿子跟我们去美国时4岁。他活泼好动,好奇心和表现欲也比同龄孩子强许多。到了上学年龄,我们把他安排在亚拉巴马州宇航中心学校读书,那个学校外国孩子很多,像个小小联合国。

儿子的同桌来自英国,叫大卫,对儿子挺友好,很多时候儿子都跟他在一起,包括中午去饭堂。第一天去饭堂,儿子发现一件很新鲜的事,回来跟我们说:“饭堂里挂着很多国家的国旗……”第二天他放学回来又说:“大卫告诉我,有哪个国家的学生在这里读书,饭堂里就会挂哪个国家的国旗。”第三天他有些沮丧,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五星红旗。“第四天他很兴奋,我去校长办公室了,路易丝校长向我道歉,说忘记我是来这里读书的第一个中国学生了,马上就给我挂五星红旗。”

那几天,我的情绪跟着儿子一起跌宕起伏。在远离本土的陌生环境里,那么小的一个孩子单枪匹马地按自己心中所想去和校长进行交涉,我不能不为

他捏把汗。谁都知道,在国内,老师是千万得罪不得的,从幼儿园开始,家长就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得到老师的偏爱和重视,太有个性、太爱给老师出难题的学生会让老师觉得太麻烦、太刺头。我很矛盾,既希望儿子不失去自己鲜明的个性,同时又希望能得到老师的偏爱和重视。我忐忑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儿子没有受我顾虑的影响,他说:“周围的学生比他更爱发表自己的想法和看法,老师喜欢开朗直率的学生。听儿子说路易丝校长答应马上就挂中国国旗,我很高兴,作为永远的留念。可没想到,这个故事竟那么一波三折。”

好多天过去了,每天儿子都在饭堂的国旗里找,还是没有五星红旗。儿子沉不住气了,又去敲校长办公室的门,满脸不高兴地说:“路易丝校长,你答应我的事情难道忘记了吗?”路易丝校长很奇怪地说:“你说的国旗的事吧?已经挂上了啊……”儿子叫路易丝校长跟他一起去饭堂找。路易丝指着一面旗子说:“不是在那吗?”儿子眨眨眼,

大声说:“那不是中国国旗,中国国旗是五星红旗。”“噢噢噢……”路易丝连连拍着脑门说:“是我老糊涂了,对不起,对不起,是我弄错了,马上换,明天一定给你挂上五星红旗……”

儿子回家把那面不认识的旗子画给我看,我告诉他那是台湾的旗子,台湾是中国的宝岛,不是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第二天饭堂里还是没有五星红旗,儿子又去找路易丝校长,没等儿子开口,路易丝校长赶紧说:“对不起,很抱歉,我们跑遍了亚拉巴马州的每一个商店,也没有买到中国国旗。”儿子很沮丧。路易丝校长安慰儿子:“别着急,我已经给中国大使馆发了传真,过不了几天我们肯定能收到中国国旗的。”

儿子天天等,天天盼,终于有一天,路易丝校长收到了中国大使馆寄来的包裹,她让儿子亲手把五星红旗挂在了饭堂。儿子高兴极了,那天他跟同学说的最多的话就是:“看,那就是我们中国的五星红旗!”

看到他在用火热的眼神注视我,我一个大人竟然也脸红了。

行者视线

孤峰望断天(赴法旅行)

我被同性恋者看中

飞机从北京国际机场起飞,将近10个小时才在戴高乐机场缓缓下降。来接我的是我高中同学,现在在巴黎的一个建筑大学学设计,和他同来接我的还有一个男孩,朋友告诉我他是日耳曼人,叫波儿,比我大一岁。他很帅气,火红的头发,白哲的面庞,高大的身材。看到他在我火热的眼神注视我,我一个大人竟然也脸红了。朋友连忙打趣说:“我的朋友热情吧,我点点头笑笑。出了飞机场,我们就跳上了TGV高速列车,去往里昂看朋友。”

火车上,我们开心地攀谈着,尽管有时候彼此英文表达不流畅,但还是能体会彼此的意思。我们聊法国大革命,聊中国近现代历史……交谈中,他一直注视着我,我脸红了,忽然感觉有什么不对劲。

不知不觉,火车到了里昂,来不及欣赏美景,我们赶忙坐汽车去朋友家。晚餐过后,我早早地睡去了。一大早,我被林子里的鸟叫声吵醒,看波儿已经为我做好了早餐,我表示感谢。朋友却把我拉去一边,告诉我,波儿说他喜欢你,想和你交往。”

“什么?”我先是一愣,“你说同性恋?”看着波儿低下了头,朋友示意让我小声点。

“在法国,同性间的感情是很正常的事情,他告诉我,你是他见过的最英俊的东方男子,他也只是表达个人愿望嘛。”我坐下来,想想我们的谈话,想想他的眼神,小声说:“波儿,请过来。”

波儿像个犯了错误的孩子低下头走过来:“比特是我不好,对不起。”

“波儿,谢谢你的好感,我们是朋

友,不是恋人,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做一辈子好朋友,我相信你会找到真爱。”他看我那么坚定,就没再说什么。时间过得很快,我该回国了,波儿因为有课没有去送我。我独自一人回到北京。

这件事情过去了好久了,我已差不多忘记,忽然一天我打开信箱,是他的名字,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上面用英文写着:“比特,谢谢你,你没有让我出丑。感谢你的理解,那对我就足够了。欢迎你随时到法国游玩。”看完邮件,我惊讶地发现,竟然是真情的眼神,想想这么纯洁的爱,我禁不住呆了。

坐了好一会儿,我回了邮件:“谢谢波儿,同性的友情是纯洁的,我祝福你早日找到真爱。”

“瞧你,又犯傻了吧。”我听着女朋友温柔的嗓音,笑了。

《东张西望》版投稿指南

登录本报网站 www.yynet.com/ttfk,点开“论坛”页面后再进“天天副刊”子论坛,以注册会员或者游客的身份发表新帖子。